

著名的秋游

谢敏

人的一生中,总有那么一刻是清闲的,平日,或者一日,在家喝茶、看书,或出门去看戏、访友……

清闲里的人,会将平日的种种不如意,或者种种快意之事放下,远离世事,远离红尘中的人间,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,以率真的本来面目,来度过这一刹那难得的时光。

某年某月的某日,晚唐时期的一个人,有幸逮着了这恩赐的一日,推开所有的俗务,轻车简从,一个人赏秋去了。这个人,名叫杜牧,对了!就是那个在二十三岁时就已写下《阿房宫赋》的那个杜牧。

北雁南飞。天空很蓝,很高,阳光照下来

王太生

霜天,霜色迷蒙的天宇。这样的天气,不阴也不晴,不好也不坏,却又容易多愁善感。

这时候的山河草木,经过霜染之后,一半黄,一半青,就如同大地的起伏,一半山峦,一半河流。

寒霜,岁月的味精,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九月中。气肃而凝,露结为霜矣。”撒一层薄薄的细盐,大地就有了咸的味道与寒的感觉。那些曾经湿漉漉的氤氲草木,开始白露为霜。

青桐树站在另一处老院子里,不同于法国梧桐,是草木中的“土著”。霜蚀过的青桐,簌簌的树叶下面,掩着圆硬的青桐果,轮廓毛边的青桐黄叶,再经过阳光的过滤,手捏即破。

菊花初绽时的霜,又叫“菊花霜”。苏东坡诗云:“千树扫作一番黄,只有芙蓉独自芳。”只是现在菊花都搬到室内观赏,霜染的须臾见得差不多了。我在黄山附近的山野,见到几丛野雏菊,秋霜凝结在菊叶上,寥寥数笔的写意风格,画过一个季节的疏疏痕迹。

老柿子树上的红柿子没几颗了,零星的叶子缀在枝上。父亲的柿子树,还是前几年,别人拆迁时丢下的,父亲小心地把它移栽在楼下的花园里。老柿树挂果了,冷风中的红柿子,老熟、清冽,早已没有了三四月里的娇嫩青

听月光

(外一首)

王国庆

月亮升起
村庄成为布景
捣衣声声。母亲的背
弯曲风。牧笛里
儿子赶着黄昏,路过了池塘
父亲的沉默,像土地
胡茬子长成麦芒,剃须刀
咔嚓咔嚓——
莲花,轻轻开
听,星朵儿香起了虫声

空：恰好

沉默空着,恰好有一
座林子填补
林子空着,恰好,有歌声
跌宕,起伏
歌声空着,恰好有阳光写词
阳光空着,恰好
有山水来弥补
山水空着
恰好——
有我,一路走过



俄罗斯后印象派画家鲍里斯·库斯托季耶夫(1878 - 1927)是列宾最欣赏的得力弟子之一,他的作品色彩浓艳而热烈,构图比例大胆且富于变化,题材充满故事性和生活感。库斯托季耶夫绘制了一系列同时代的人物画像,《喝茶的商人妻》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。图《秋》1915。

晓阳 供图

秋天的心情

天的色彩变化几乎都是红、黄的世界。

当天高地远,北风摇撼树木、翻动草叶的秋日来临,有人看见的是叶落殆尽的枯藤,是粗糙表皮一览无遗的老树,心念着南飞的昏鸦,走天涯断肠,宅屋里泪下。另外一些人,多半会不用邀约就聚众在夕阳的余晖下,牵着手在金色麦浪的巨幅背景中歌舞,唱罢再悠闲地坐在田边、村头,惬意地编制未来的童话。当然,有人更钟情于在秋色里沉静,放下所有的包袱,和放飞的心绪一道,去追逐覆盖层林山峦的晚霞……

应该不是秋天的色彩更容易带给人繁复的情绪。春季繁花似锦,颜色更是多姿多彩,但人们总是单向地流露着喜悦的情绪,想来大约是由于春天总是充满生机。而秋天,虽然被夏日里绿色麻木后,再见到火一般的红霞染树、金子一样泛黄的陆地海洋,内心里的涟漪也会如冬日之后的春天那样起伏荡漾,但在收获满仓的傍晚,或者是欢歌曼舞之后,伴随秋风酣睡一夜的早上,那

家不同,恍如住在天界之上。

白云缭绕,更像这景不似人间才有。再细看白云,白得干净,白得纯粹,山风间,像棉絮,似霓裳,漫步、轻舞,或者高蹈,时而遮住起伏的山峦,时而展露葱茏的松林,整座山,空得能够容纳鸟鸣,静得能听见心跳。

白云,无声无息。时光无声无息。

最美的是枫林,在夕阳的照耀下,晶莹剔透,火红如天边的晚霞,染红山中的层林,如同明练的彩锦,给整座山抹上一层耀眼、柔和的亮色。

这夕阳下的枫林实在是太醉人了,像是深深触动了杜牧。杜牧便停下车来,下车仔细观赏起来。霜后的枫叶,美得与众不同,红得热烈,艳得很有风骨,在夕阳的照耀下,能够看见有热血在澎湃,在汹涌,叫人看了意气奋

发。这霜打后的枫叶有此美丽,真的是毫不逊色于二月的鲜花。只是这霜叶自己知不知道它这与众不同的美呢?

谁说叶子的美一定不如花朵?霜打后的枫叶就要比二月里的鲜花还要美!杜牧对霜叶观赏得愈久,观察得就愈细微,感悟得也就愈多。一只蝴蝶翩然飞过,杜牧犹如醍醐灌顶,快步回到车上,疾速拿出纸笔,先写下“山行”两字,然后略略沉思一会,便一气呵成,写下下面这首传诵千古的诗篇来:

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写完最后一个字,杜牧放下笔走下车来,然后对着远山,或有声,或无声,发出辽远的长啸。

诗是一种情怀的抒发,一种心绪的展现,触景生情的诗最为感人。就像在山中赏秋的杜牧,与这山、这秋、这景融为一体,成为一幅最美的画卷。

一千多年前的晚唐时光,那个人的那次赏秋之行,知者几何?但是,那个人,因为那次赏秋之行写下的诗,却叫后来的很多人知道了那次赏秋之行。

那首诗,经过一千多年的传诵,使得那次赏秋之行,成为一次著名的秋游。

一半山峦一半河流

家在外的人,无意中瞥见窗外植物草叶上的瑟瑟寒意,心底里的乡愁便会弥散开来,就像我这样的中年人,一想到唐诗里,板桥上有霜,会变得多愁善感。

苏州城外的寒山寺,可以看中国最著名的人间霜月天。枫桥边,江枫渔火,月落乌啼,在寒冷夜晚,一个人孤独难眠。其实,若干年前,我去过姑苏,游罢观前街、沧浪亭,唯独没有去寒山寺。少年心中是满满的阳光,怎么会想到有霜的地方?

一个从深秋清晨走来的人,凉风中,他这是挑着一担菜到集市去卖,头发、眉毛和胡须上,染上浓重的霜色。

霜天草木状,对应着人间的俗世表情。一个人的衣裳和神态有霜,说明他是个外表凝练,内心有沧桑故事的人。

薄薄的霜,轻轻落在一枚金黄的梧桐树叶上,叶片印上一枚清晰的六角霜花。寒霜凝结在稷草上,如果有人去草垛搬草,稷草一动,窸窸窣窣,霜花顷刻间,破碎而散。

保持安静

吴小西

前阵子,明明眼睛已经好酸好累,我还用手指撑住眉心,强行把眼睛睁开,继续刷手机。在最酸的那天,我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发现:手机屏幕使用时间超过8小时。

两年前,我曾提到过一个以视力下降为名义弃用微信的人。不久前我打电话给他,他说又用回微信了,“没办法啊,大家都用”。我加了他的新微信号,很快就被他每天发N条的朋友圈刷屏,也不知道他的视力现在怎么样了……

哎,现代人。不过今天我要说的重点,并不是手机带来的眼睛酸胀问题。一段时间以来,更让我感到焦虑的,其实是手机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和情绪动荡问题。

层出不穷的新闻条目,刷不完的热门文章,无孔不入的广告……有那么一些瞬间,我常感觉到自己的眼睛要忙不过来了,大脑要透不过气了,连记忆也发生错乱,不记得在哪儿看到过哪条信息。

我现在最害怕网络上见缝插针的“推荐”页面,推荐我阅读什么新闻、关注什么账号、购买什么商品,这些页面转瞬即逝又变幻莫测。在大街上我还可以无视别人的推销迅速走开,在网络上则是一个个推销员变着花样随时随地连番上阵,简直让人无处可躲。

因为这些苦恼,我最近也思考了一个原来没有细想过的问题。据说社交网络有两种,一种是开放型的,比如微博,一种是封闭型的,比如微信。我意识到自己更喜欢的是后者,可是,这些社交网络如今也越来越有走向开放的趋势了。

我相信有人喜欢在海洋中遨游,有人只喜欢在泳池里呆着。当然,这可能是一个能力的问题,至少对于我,我很难做到上一秒网上冲浪,下一秒心如止水。

是的,上网的用处大了去了,除了可以获取信息,也可以获取情感——同样也可以说,上网可以获取垃圾,并获取空虚。

积极主动地投身社交网站的洪流,曾给我带来闹心的时刻。我在豆瓣小组发贴讨论某一个社会问题,一个网友的评论似有批评的语气,我也不客气地回复了他。最后,他撂下一句骂人的狠话,我正要怼回去,却发现无法回复,因为我被他拉黑了。须知,我本来打算用谈谐戏谑的方式巧妙地化解这一场因为“一言不合”而导致的尴尬局面,我想怼回去的只是两个字:反弹……

像我这种在生活中从不跟朋友吵架、致力于避免任何矛盾冲突的老好人,好不容易借着匿名的马甲在网上打个嘴仗,还没正式开打就先吃了个哑巴亏,真是气不打一处来,感受犹如吃苍蝇。而这情况已经发生好几回了呢。

不跟陌生人玩了,没个分寸。但换到熟人网络社交的场景,也同样会产生情绪干扰问题。

几个月前,我重新打开了朋友圈。想发点啥,于是先花了一个小时删除、屏蔽了好多人。又花了一个小时选了一堆美照,想秀个恩爱什么的,又怕影响不好,最终作罢。据说让别人看到你的快乐仿佛成了当代最大的快乐,我不服,还是不住这个陷阱里钻好了。

我的朋友琳告诉我,她最近卸载了一款社交软件,因为她关注的几个朋友成天在上面晒自己婚姻如何美满,生活如何幸福,与此同时,单身的她因疫情封闭在家,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几个人,还要面临论文和毕业的巨大压力,能不发疯就不错了。她说,社交媒体的发明是为了方便大家享幸福,而这些幸福晒出来却又让旁观者感到自己过得很悲惨,简直就是个悖论。我说,全天候的快乐本就是反人性的,别人看了不生气才怪。

如此种种,常常令我感到信息过载、情绪动荡、众声喧哗。现代人绝无可能与网络割裂,可是我也真的觉得,网络带来的能称得上是必要的东西,似乎也没有那么多。

我想,当我不用一天到晚混迹于网络,在真实的世界里感到内心丰盈又从容的时候,我就比从前更自由了一点点。

我与工人报

于树森

我与工人报的感情,已有30多年的历史。回想起从一名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写稿子的通讯员,到成为高级记者,让人回味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成为《工人日报》特约通讯员后,经常到工厂一线采访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后来,我在工人报上开辟了:《一线工人报道》《主人翁风采录》等栏目,贴近工人,让工人在自己报纸舞台上唱主角,激发了他们工作、生活的热情。

工人报的记者,到了工厂,到了车间、班组,见了工人的面不管他们手上有多少油泥,都要同他们握手。车间的工具箱和能让你座的地方,不论脏否,工人亲切的让你座,就不能拿出纸擦:一张纸可能就隔开了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心中的距离。1990年,我带记者到亚洲最大的郑州铝厂车间班组采访了一整天,结束采访时,工人们拉着记者的手让到家中去吃饭。坐在工人家里和工人边吃边聊,年轻的记者们体验到了在学校和教科书上体验不到味道。

工人报是展现工人的风采的舞台。工人报的记者、编辑与工人不能有距离感。一天审稿时,一位编辑拿着郑州国棉三厂挡车工写的《乐趣》说,不到800字文章,错别字有50多个,用不用?该文描述了这位挡车工从农村到工厂宿舍楼的多钟不适应,宿舍里的人嫌她土,后来,宿舍里又来了一个个新人,她又嫌弃人家土。此稿刊发后,这位作者带领几位工友到编辑部说,有生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拿钱要卖300份报纸,寄给离厂的工友、同学和父老乡亲。

付出必有收获。书法家陈天然对《工人作家画家小传》栏目很感兴趣,特别是看了我1993年出版的两本作品集,写的都是基层工人和工人出身的企业家,他拿起笔给我写了“笔向工人”四个大字。

工人报的报道,关键在一个人字,始终坚持写人。当年我负责招聘编辑记者时,让应聘者写一篇散文化的《我》,如今,写《我》的现在当了总编、副总编等等。当年我出的这个题目,现在他们又在招聘记者时用,并很有感慨地对我说,凡写《我》文笔、思路好的,当了记者,写的文章就是不错。一位当了省会重要报刊副总编的说,是工人报的舞台,给了我位子、车子、妻子和孩子。

我从《我》中写,从写中写我,“人”字好写,真正写出人,写出让人佩服的人难也。但,只要下功夫,处处留心有学问,处处留心有新闻。

我只要生命不止,就要在工人这块田地里不断挖掘,尽量多挖出点水,浇灌职工的文化生活。

界的主要动力。

不过,理性主义群体不同意这种观点,他们更相信,需要理性,也只有理性才能引领着人,共同携手,突破时间旅程中大自然的沟沟坎坎,抚平矛盾、甚至荒诞的心灵痕迹。

有点离题了。再回到身来说季节的过敏。关于秋季的欣然和感伤其实也是偏向的说词,春天里落花前的伤感,盛夏中风雨里的颤抖,在漫天飘雪中的寒冬兴奋赤裸,并不罕见……

一些时候,我会奇怪人们怎么会沉迷于自然风物的感性想象,诸如寓情于景的胡思乱想,借景抒怀的奇谈怪论之类情绪化的感悟,或者是传统的绵延,一代又一代复制下来,看不到止境。

话说回来了,感悟也是不错的,至少它能展现出个性化的风格,甚至是个性(独立)的精神世界,想到这里,不禁就冒出了一个季节里的问题:

2020年的秋天过去了,您在这个色彩一如往昔的时光里,心情如何啊?

